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YUEZHONG MINGSHI  
WENHUA LUN

# 越中名士文化论

陈望衡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王建华  
主编

越文化研究丛书



YUEZHONG MINGSHI  
WENHUA LUN

# 越中名士文化论

陈望衡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吕 龙

版式设计:王 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中名士文化论/陈望衡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  
(越文化通论)

ISBN 978 - 7 - 01 - 008910 - 2

I. ①越… II. ①陈…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绍兴市  
IV. ①K820. 85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595 号

**越中名士文化论**

YUEZHONG MINGSHI WENHUA LUN

陈望衡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78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8910 - 2 定价:3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通  
越  
文  
化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



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就越文化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将越文化的核心区划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是比较妥当的。这块地区，亦称“越中”。绍兴，原名会稽，大禹时立的名，秦统一中国后，设会稽郡，唐改会稽郡为越州，南宋绍兴元年，高宗南渡，驻跸龙山，命改州为府，冠以年号，即为绍兴。元、明、清三代均称绍兴（路、府）。关于绍兴府的范围，在清代，“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sup>①</sup>。

越文化的基本区是古越国领土比较稳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浙江省因浙江（今名钱塘江）而得名。古越国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浙江流域。《越绝书》载：“越王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sup>②</sup>又说，越王句践兵败后与大夫文种、范蠡去吴宫为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sup>③</sup>。又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楚威王兴师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越文化的边界区是越文化基本区周围的地区，它曾属于古越国的版图，也曾属于其他诸侯国的版图。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则是清楚的。因此，即使我们将越文化的核心区确定在今绍兴地区，越文化的基本区确定在今浙江省地区，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越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禹。据《史记·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

① 吴梅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

② 袁康、吴平：《越绝书·勾践入臣外传第七》。

③ 《越绝书·勾践入臣外传第七》。

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大禹死后传位子启，夏朝开始。据史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sup>①</sup>此是越的开始。不过，此时的越，虽有了大禹的宗庙，尚只是地，不是国，据《吴越春秋》：“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sup>②</sup>少康封无余于越，意味着越有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位君主。无余传世十多代后，因“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sup>③</sup>。十几年后，有奇人出，自称是无余之后，指着天空，向着禹墓，说着鸟语，立志要“复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sup>④</sup>。顿时，凤凰翔集，万民喜悦。大禹之祭恢复，越国开始强大。

大禹是中国古代全民族共同尊崇的帝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的实际奠基人。越文化源于禹，说明越文化不只是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地域文化之一支，而且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在地域文化中，越文化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比如名士辈出，清人吴悔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用了八个字概括越文化的特点：“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关于“英贤”，吴悔堂《越中杂识序》说：“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菁华之彦。”毛泽东有诗咏越，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虽然中国大地到处都出人才，但人才出得多、档次高、历代不中断，形成一种名士文化现象的，大概只有越了。

又如文武兼融。从越文化源头古越国历史事迹看，它是尚武的，后人概括其精神为胆剑精神，胆剑精神之剑，意味着勇猛进击。这种尚武的精神，发展为革命的精神，在近代反清革命中表现得鲜明突出。虽然越文化中有尚武的一面，但是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重文，此地出的文人多，在儒学、佛学、玄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再比如道器并重。道学代表人物明有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承前启后，脉系分明；实学是道学之外别一种学术<sup>⑤</sup>，此派重经世致用，古越有范

① 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将陈亮与叶适说成是“道学外的思想家”，见该书第 56 章。



蠡、文种、计倪，重农倡商，开其先河，南宋有陈亮、叶适开宗创派。从而充分见出越文化道器并重的特色。

研究越文化，最早始于东汉，代表性事件是袁康、吴平整理《越绝书》。《越绝书》是越人在越世系断绝以后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一部地方史书，袁康、吴平整理此书，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的成果来看，除《越绝书》之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越绝书》无疑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人的著作。<sup>①</sup> 其后，这种研究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成果。

越文化研究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关于越文化的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同时借助于考古的发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也大量出现，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一如越文化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有关越文化的研究也是个没有尽头的学术之路。

我们认为，今后越文化研究需注意以下三点：一、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越文化是历史形态，但其发展则为现实形态。对越文化，我们不能只做历史的研究，也应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注重从越文化的历史形态中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代有价值的启示。二、单项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在单项研究上，我们过去做得比较地多，整体研究相对较弱。三、多角度地研究。文化，本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应是多角度的，目前我们的越文化研究，角度还不够丰富。

<sup>①</sup> 参见陈桥驿：《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本丛书名为“越文化通论”，就是试图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做一些新的探索。

本通论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建立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综合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方法，从纵横两个角度全面揭示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真相和丰富内涵，并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分析越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述越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越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特殊价值。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这套论著要在各卷次的专题探讨上保持前沿性，体现独特性，拓展越文化的研究领域，争取在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越文化的发展演变、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地特有的经济思想和行为模式、越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特征、越地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越地文学艺术成就、越地方言和民俗等一系列方面有较大的收获，力图让此项研究成果成为越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块基石，通过此次探索为今后越文化的研究找到新的起点。与此同时，本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模式以及一些有益的经验，甚或进而为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由于选题的内容部分是有交叉的，难免有些重叠；又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每部书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全然一致。我想这样也许有它的好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互相参校，生发出自己的看法。

越文化是一块沃土，我们希望，为了越文化研究的繁荣，为了学术事业的不断创新，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 序：鉴湖越台名士乡

毛泽东诗云：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毛泽东说的“鉴湖越台”为当今绍兴地区。绍兴地区，亦称“越中”。清代吴悔堂著方志《越中杂识·越中图说》，解释“越中”云：

绍兴府在浙江省城东南一百三十八里，东西广二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四十七里。倚江濒海，山秀水清，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

吴悔堂先生概括越地特色非常准确：“倚江濒海，山秀水清，风景常新，英贤辈出。”



他指出，越中即指绍兴府，属八个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这是地理上的划分，疆域分明，不过，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不宜如此精确，只能大体上说以绍兴为中心，南北五百里左右、东西三百里左右的地区属越中地区。边缘地域文化上大体上接近绍兴地区的，也应算在内。

从文化上来看，越中文化与它的近邻杭州文化是有区别的。越中文化源于夏禹、成型于古越国；而杭州文化则源于东晋、盛于南宋。越中文化与宁波文化相联接，基本特色相同，但宁波是重要港口，开放程度、经商意识均重于越中。当然，这种区别是相对的，而它们相通之处也许更大，因为它们同属于越文化圈。

说到越，从文化学来说，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不能等同于古越国的疆域，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浙江地面，但大体上可以说，是以绍兴为中心的大略相当于现今浙江省这一大块地区。

“鉴湖越台”号称“名士乡”，这“名士”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名士”概念首出《礼记·月令》，是书云：“勉诸侯，聘名士”，东汉郑玄注：“名士，不仕者。”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名士中不少人均为仕者。《后汉书·方术传论》云：“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这又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强调的是“风流”，“风流”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释义，一般指才华卓异，不拘礼法，纵情自任的风度。褒贬两义均有之。唐玄宗纵情声色，终日与杨贵妃及宫女在宫中玩军事游戏，时人讥刺为“风流阵”，宋代诗人范成大诗云：“宫中亦有风流阵，不及渔阳突骑粗。”这“风流”恐怕就是贬义，然《世说新语》中写了一大群玄学之士，诸如竹林七贤、谢安、王羲之之流，均为风流之士，谢安还赢得“风流宰相”的雅名。这“风流”当然用的是褒义了。

在我看来，名士应有三个特点。第一，名士，既为士，必为知识分子。第二，名士，总有几分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奇，包括奇志、奇学、奇才、奇文、奇艺、奇技、奇情，等等。第三，凡名士，总是要留下名声的，而且须是正面的美名。概括起来，为三个字：“士”、“奇”、“名”。

名士是一个传统文化概念。产生于中国的先秦，主要成员为儒家知识分子，也有少量的道家、佛教人物。知识分子广泛地活动于社会上，一般以“仕”为其人生最高理想，所谓“学而优则仕”。然这“优”何

以为统治者得知？那就靠“名”了。东汉知识分子中，人物品评甚为流行，知识分子一旦获得了声名，这声名就成为进身之阶。曹操就因为当时名士许劭品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得登青云之梯。尽管自唐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得以建立，知识分子要做官须得经过一定程序的考试，但这名仍然十分重要。历代均有一些知识分子，不经过科举，而凭举荐得到朝廷授官。举荐的理由之一，就是有名。

在中国，名显得很重要。它的含义也很多，它可以指一种身份或称呼，为名目；也可以指一种社会评价，为名声；也可以指一种荣誉，为名誉；还可以指一种道理，故有“名不正言不顺”之说。所有的含义都指向精神的层面，这样，它与实际就有所脱离，故名与实相对。在古代，名士中，名不副实的情况亦不鲜见。

随着“士”，这一中国社会具特殊身份的人物阶层的消失，新型知识分子不能归为“士”，作为中国传统概念的“名士”就已成为历史的语汇。今天用得比较普遍的是“名人”概念。“名人”也不是新名词，古代就有，古今含义没有大的变化。名士均为名人，没有问题，但名人是不是均为名士？从逻辑上讲，似是不能。

本书没有细较名士与名人的区别。原因是，本书谈的是越文化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越地历史上出名人很多。这些名人基本上是士，但并不都是士，像大禹、勾践，我们就不好说成是士。但大禹、勾践，对越地名士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谈越名士文化现象，将这样的人物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越地历史上出名士很多，这“出”，也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出”，当然，首先指出生，越名士的主体部分是出生于越地的；但“出”也不能仅理解成出生，凡是在越地生活过、工作过的名士，也是可以看做是越名士的。范蠡、文种、朱熹、辛弃疾均不是越籍人士，但在越做过官。李白、杜甫、孟浩然既不是越籍人士，也没有在越地做过官，但他们在越地生活过，游览过，写过不少关于越地的诗歌。将越名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谈，将李白他们排除在外，恐怕也是不妥当的。试问，离开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怎么去谈天姥山的魅力？而没有天姥山的魅力，又哪里有李白这首名诗？

研究越名士的著作不算少，但基本上属于传记或传论，将越名士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似较为少见。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神游在越名士代出的历史长河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产生于越这块土地上的名人，个性独具，才华各异，贡献不一，他们有没有相对共同的精神谱系、人文精神？如有，那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这样一块土地会产生这样多的名人，而且，自远古至今，从没有中断过。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探索是艰辛的，却也是愉快的。笔者系湘籍人士，但有缘在越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受这块土地的山水、历史、人物熏陶很深，对越地山山水水、人物历史均有着深厚的感情。临窗击键，越地名士们一个个在眼前鲜活：大禹的气度、勾践的沉雄、范蠡的智慧、嵇康的气节、谢安的儒雅、羲之的风流、陆游的诗情、徐渭的癫狂、张岱的清隽、秋瑾的高风……似是在与我对话，与我交流，激动得我有时彻夜难眠。这本书不是传记，我常为不能将他们的壮行懿迹尽情畅叙而遗憾；又，此书不是专论，对多少位名士大家，均只能略展片语，点到为止，我也常为不能纵论评章而慨叹。是书虽已告竣，研究似是肇始。

陈子昂昔日登幽州台放歌，感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之涕下，而今日之我，却别有一番情怀。昨晚，与友人同游大禹陵，群山肃穆，万籁无声。正好奥运会才结束不久，我们还在为中国获得金牌数第一而陶醉，而自豪，回想1932年刘长春只身一人赴美参加奥运会，才出场即结束，寂寞出局，不禁感慨系之。真个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华民族之崛起，正在今天！

漫步大禹陵广场中心太极图祭台，仰望天空，不知何时，北极星升起来了，亮闪闪的，璀璨夺目。我似是觉得那是我们祖先大禹的眼睛，他在看着我们，似是在问，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在现代化大潮的今天，你们是弄潮儿吗？顿时，毛泽东庄严的诗句又在我心上升起，不禁试按毛泽东诗原韵，奉和一首，以答大禹之问：

歌接千古名士乡，响遏行云九回肠。

越中代有才人出，稽山鉴水谱新章。

陈望衡

2009年9月29日于风则江畔

## 目 录 CONTENTS

序：鳌湖越台名士乡 / 1

### 第一章 越中名士的精神谱系 / 1

- 一、天下情怀 / 1
- 二、忧忡为国 / 15
- 三、圣贤传统 / 29
- 四、胆剑精神 / 46

### 第二章 越中名士的学士传统 / 56

- 一、会通创造 / 56
- 二、实学一脉 / 69
- 三、异端流风 / 84
- 四、诗性浪漫 / 100

### 第三章 越中名士的山水因缘 / 115

- 一、风水宝地 / 115
- 二、华夏祖庙 / 127
- 三、文化汇萃 / 139
- 四、艺美渊薮 / 153

### 第四章 越中名士的社会因缘 / 170

- 一、教育为本 / 170
- 二、文化移民 / 183



三、家族恩泽 / 195

四、师友相携 / 210

**第五章 越中名士的时代因缘 / 225**

一、救亡之际 / 225

二、变革之时 / 237

三、革命之秋 / 251

四、升平之世 / 262

**结语：江山代有才人出，稽山鉴水谱新章 / 277**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 第一章 越中名士的精神谱系

通  
越  
文  
化

### 一、天下情怀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倡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中国古老的儒家典籍之一《礼记·礼运篇》云：“故圣人耐〔注：古“能”字〕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患，达于其想，然后能为之。”

越中名士虽然产生于越地，却都有一种极为可贵的天下情怀。这种天下情怀以天下人民的疾苦为疾苦，以天下百姓的幸福为幸福。从本质上来说，天下情怀是一种人民情怀。此种精神，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民族，甚至超越了国界。

#### (一) 源于大禹

越中名士的天下情怀，源于大禹。



越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如果做历史的追溯，这块地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的创始人大禹的家乡，而且据历史学家考证，大禹所建立的夏王朝是从这里向中原地带、西北地带开拓的。

关于大禹，最为权威的记载是在《史记》之中，其他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山海经》、《左传》等诸多古籍。从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大禹与越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主要有四：

第一，越是大禹治水之地。他第一次来会稽，是为了治水。传说他到了会稽，“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sup>①</sup>。他是从会稽的考察中悟出治水的道理与方法的。

第二，越是大禹立国之地。大禹第二次来会稽是在他登上天子之位以后。他这次来说是巡狩，其实不是一般的巡狩，而是立国。据《越绝书》：“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sup>②</sup>这说的是封赏，然《吴越春秋》说：“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慎[注：“慎”当作“镇”]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sup>③</sup>这次大会，四方的部落长都来了，而且贡献出自己所珍藏的青铜。防风氏来晚了被斩首示众，因此，这也是一次宣示国家权威的大会。

第三，禹在会稽娶妻生子。“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sup>④</sup>，遂娶涂山氏女为妻，名曰女娇。据说婚后四天就外出治水了。禹自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sup>⑤</sup>

第四，越是他的葬地。这点，《史记》有记载，《史记》云：“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诸多史籍有相似的记载，《越绝书》说禹“因病亡死，葬会稽”<sup>⑥</sup>。《水经注·浙江水》云：“昔大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论衡·书虚》亦云：“禹东治水，死于会稽。……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

①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② 《越绝书》卷八《越传外传记地传第十》。

③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二《夏本记》。

⑥ 《越绝书》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绍兴大地到处留有大禹活动过的踪迹。他召开立国大会的会稽山仍在，他的岳家所在地涂山仍在，他获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宛委山也在。

大禹最突出的事迹是治理洪水。大禹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当时的帝尧派禹的父亲鲧治水，没有成功，尧让禹继承父亲的事业，继续治水。

大禹治水的故事非常多，感人至深的是其精神，主要有两点：

一是舍家，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多次过家门而不入。《吴越春秋》说：“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夜呱呱啼泣。”<sup>①</sup>这一事迹历史上流传上千年，可谓家喻户晓。

二是舍身，为治水，大禹劳累成疾，“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称禹步”<sup>②</sup>。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历尽艰险，几度濒临绝境。《吴越春秋》载：

禹济江，南省水理，黄龙负舟，舟中人怖骇，禹乃哑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性也，死，命也。尔何为者？颜色不变，谓舟人曰：“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舍舟而去。<sup>③</sup>

这个故事，《吕氏春秋》、《淮南子》均有记载，虽然黄龙负舟是神话，但类似在大江中遇险的事肯定有，而且不止一次。

大禹治水足迹遍及中国。许多地方，北至山西、河北，南至湖南、广东，东至江苏、浙江，西至四川、陕西，无不流传他治水的故事。

除治理洪水外，大禹另一个突出的事迹是勤政爱民。大禹爱民不只是体现在治水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也体现在其他许多事业中。《吴越春秋》载，大禹有一次南巡，来到苍梧境内，看见一犯人，被五花大绑。大禹拊其背而哭，陪同的益说：“这个人犯了法，自应如此，你何必哭呢？”大禹说：“天下有道，人民就不会罹遭无辜之难；天下无道，则罪及善良之人。我听说，只要有一位男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只要有一女不种蚕养桑，就会有人无衣穿。我作为帝王，统治天下，理应让人民安居，使得其所，如今却有人

<sup>①</sup>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sup>②</sup> 《尸子》卷上。

<sup>③</sup> 《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